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通鑑紀事本末

(一十二)

袁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

(一十二)

袁樞著

國學基本叢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三十一上

李林甫專政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十四年，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爲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上，之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卽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尙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

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昊爲戶部侍郎。昊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爲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昊爲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爲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爲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賊罪下三司。按鞠。挺之爲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爲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爲阿黨。十一月壬寅。以耀卿爲左丞相。九齡爲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故。嚴挺之貶洛州刺史。王元琰流嶺南。九齡旣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旣爲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

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相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二十五年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上怒甚。命左右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灤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長史。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爲庶人。流鏞於灤州。瑛。瑤。琚。尋賜死。城東驛。鏞。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

二十六年。太子瑛旣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璵爲太子。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丑。以牛仙客爲兵部尙書兼侍中。李林甫爲吏部尙書兼中書令。摠文武選事。秋九月戊午。太子更名紹。

天寶元年。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

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爲請。林甫恐乖衆望。乃除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專員。外同正。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吒久之。夏四月壬寅。以爲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爲少詹事。皆員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秋七月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爲左相。

二年。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慎矜爲諫議大夫。

三載冬十二月。戶部尚書裴寬素爲上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於上。甲午。寬坐貶睢陽太守。初。自上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旣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爲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

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四載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垆爲侍郎，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尹與御史對鞠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炘使法曹吉溫鞠之，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炘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夷，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秋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

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川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夏四月。韋堅等旣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庚寅。以適之爲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嘗盛饌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者。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爲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卽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秋七月。將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爲其兄堅訟冤。且引太子爲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昏。乞不以親廢法。丙子。再貶堅。江夏別駕。蘭芝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爲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嗣薛王瑊。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別駕。河南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凡堅親黨連坐流貶者數十人。斌。安石之子。瑊。業之子。堅之甥也。瑁母亦令隨瑁之官。冬十一月。贊善大夫杜有鄰。女爲太子良娣。良娣之姊。爲左饒衛兵曹柳勣妻。勣性狂疎。好功名。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爲友。皆當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溫與御史鞠之。乃勣首謀也。溫令勣連引曾等人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勣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妻子流

遠方中外震慄。嗣虢王巨貶義陽司馬。巨。邕之子也。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邕。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賊貶江華司馬。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卽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適之憂懼。仰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卽自縊。希奭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寬向希奭叩頭祈生。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子。雪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雪杖死於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琯。融之子也。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所在。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徵剝逋負。延及鄰伍。皆裸露死於公府。至林甫薨乃止。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董延光之攻吐蕃也。過期不克。言王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爲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鉷之入臺。頗因慎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慎矜與語。猶名之。鉷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奪鉷職田。鉷母本賤。慎矜嘗以語人。鉷深銜之。慎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讖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爲避亂之所。會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矜惡之。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設道場於後園。慎矜退朝。輒躑躅坐其中。旬日血

止慎於德之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慎矜卽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柳氏姊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慎矜與術士爲妖法惡之。含怒未發。楊釗以告鉞。鉞心喜。因侮慢慎矜。慎矜怒。林甫知鉞與慎矜有隙。密誘使圖之。鉞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鞠之。大府少卿張瑄。慎矜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慎矜論讖。拷掠百端。瑄不肯答辨。乃以木綴其足。使人張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加長數尺。腰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不答。又使吉溫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素善。溫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溫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則生。不然必死。前至溫湯。則求首不獲矣。敬忠顧謂溫曰。七郎求一紙。溫陽不應。去溫湯十餘里。敬忠懇請哀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辨皆如溫意。溫徐謂曰。大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始鞠慎矜。以敬忠爲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林甫危之。使盧鉉入長安搜慎矜家。鉉袖讖書入闈中。詬而出曰。逆賊深藏祕記。至會昌以示。慎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十一月丁酉。賜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慎名自盡。敬忠杖一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嗣毓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自餘連坐者數十人。慎名聞敕。神色不變。爲書別姊。慎餘合掌指天而縊。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尙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遂單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

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寃。且請以己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己亥。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廷之親。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爲援。擢爲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鞠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垆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聞也。十二月丙寅。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尙書省。旣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

八載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九載夏四月己巳。御史中丞宋渾坐贓巨萬。流潮陽。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爲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蕭昊及渾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十載春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

十一載。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弟戶部郎中鐸。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

相否。海川懼亡匿。鉞恐事泄，捕得託以它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繇之同產也。話之私庭，鉞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會繫獄，殺之。繇不敢言。鐸所善邢綽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以告狀面授鉞，使捕之。鉞意鐸在絳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賈季鄰等捕綽。綽居金城坊，季鄰等至門，綽帥其黨數十人，持弓刀格鬪突出。鉞與楊國忠引兵繼至。綽黨曰：「勿傷大夫人。」國忠之僂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也。」綽鬪且走。至皇城西南隅，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擊斬綽，捕其黨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鉞必預謀。」上以鉞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爲之辨解。上乃命特原鐸，不問。然意欲鉞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鉞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鉞大逆當誅。」戊子，敕希烈與國忠鞠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鉞賜自盡。鐸杖死於朝堂。鉞子準僞流嶺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鉞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爲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爲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夏四月庚子，以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初，李林甫以國忠爲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鉞俱爲中丞，鉞用林甫，徵爲大夫。故國忠不悅。遂深探邢綽獄，令引林甫交私。鉞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仇敵矣。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爲林甫所害。貴妃亦爲之請。上謂國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爲。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命

林甫出庭中。上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爲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十二月丁卯。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十二載。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爲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增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尙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挾取含珠。斃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姦臣聚斂

字文融

楊愔

韋堅

王鉷

楊劍

唐玄宗開元九年春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融。敬之玄孫也。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僞之法。以聞。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卽加檢括。譴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竝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

疏言其狀。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十一年秋八月，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闕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爲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秋八月己亥，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攜，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於尙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爲華州刺史。

十三年，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常平倉本錢。

十四年中，書令張說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爲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夏四月壬子，融及御史大夫崔隱甫、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庚申，罷說中書令。

十五年春正月，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爲朋黨，上惡之。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爲魏州刺史。乙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免差。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爲戶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丙寅，以魏州刺

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提堰決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爲人疎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上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凡爲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冬十月宇文融既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等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旣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又貶平樂尉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道卒

二十一年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爲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鉤校省便出錢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尙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爲優上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倍錢轉市經貨徵調始繁矣

天寶元年春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爲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旣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

兄也。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爲能。故擢任之。王鉷。方翼之孫也。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滄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壘。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膊綠衫。而謁之。紅袖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四載秋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冬十月。上以戶部郎中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買籍不除。王鉷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爲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爲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爲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携捕文簿。鈎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楊釗入禁中。事見楊氏之誼。七載。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夏六月甲辰。遷

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鉉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旣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爲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楊氏之寵

唐玄宗天寶三載，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荅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禮皆如皇后。

四載秋八月壬寅，册楊太真爲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爲光祿卿。從兄鉅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癸卯册武惠妃女爲太華公主，命錡尚之。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楊玄琰卒於蜀，釗往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劍南節度使

章仇兼瓊引爲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爲上所厚。苟無內援。必爲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爲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恐敗公事。今爲公更求得一人。因言劍本末。兼瓊引見。劍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大喜。卽辟爲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之獻春綵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郾。以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劍至郾。兼瓊使親信大齎蜀貨精美者遺之。可直萬緡。劍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劍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劍善搏。蒲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參軍。

五載夏五月乙亥。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爲戶部尚書。諸楊引之也。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銍之第。是日上不憚。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捶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七載冬十一月癸未。以楊貴妃姊適崔氏者爲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爲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爲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每命婦入見。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三

姊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昏嫁皆先以錢千緡賂韓毓。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爲。毓國尤爲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卽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巧。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毓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九載春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戶部郎中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讖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爲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翦髮一縷而獻之。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挺於前。華僅以身免。楊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十載春正月。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爲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十一載。京兆尹王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鉷得罪。敕楊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夏五月丙辰。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採訪使。凡王鉷所縮使務。悉歸國忠。十一月庚申。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其判使竝如故。國忠爲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爲相。以天下爲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

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自侍御史至爲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十二載。春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爲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爲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冬十月。上幸華清宮。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竝轡走馬入朝。不施郵幕。道路爲之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爲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第。及暄爲戶部侍郎。珣始自禮部遷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己之淹回。珣之迅疾。國忠旣居要地。中外餉遺輻湊。積縑至三千萬匹。

十三載。春二月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册命。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峴。禕之子也。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

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十四載。安祿山反。冬十二月。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號。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衛士請命於上。事遂寢。

肅宗至德元載。楊國忠勸上幸蜀。上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追殺之。并殺其子暄。及韓國秦國夫人。上命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號國夫人。夫人子裴徽走至陳倉。吏士追捕誅之。事見安史之亂

卷第三十一下

安史之亂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春三月。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

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灑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榮山。其母巫也。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又有史宰干者。與祿山同里閭。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爲互市牙郎。以驍勇聞。張守珪以祿山爲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爲子。宰干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爲奚遊弈所得。欲殺之。宰干給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弈信之。送諸牙帳。宰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使百餘人隨宰干入朝。宰干謂奚王曰。王所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卽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宰干入朝。宰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爲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阬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州。張守珪以宰干爲有功。奏爲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天寶元年。分平盧別爲節度。以安祿山爲節度使。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

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卽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官。從之。三載春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爲戶部尙書。禮部尙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四載秋九月。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冬十月。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奠之日。廟梁產芝。六載春正月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調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賤表者。駱谷卽爲代作通之。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郡縣疲於遞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談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榮寵。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敍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

惡之。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成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七載夏六月庚子，賜安祿山鐵券。

九載夏五月乙卯，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秋八月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爲設會，飲以苜蓿酒，醉而阮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爲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冬十月辛未，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山谷鑄錢五爐，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弈器、皿、充物，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廐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罌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箎、篋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爲祿山護役。

築第及造儲侍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爲罷戲命宰相赴之曰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教坊樂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襜褕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於外上亦不疑也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爲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爲兄弟說祿山曰李右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爲相溫雖蒙驅使終不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卽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爲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忘曩日之言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爲節度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爲留後判官河東事悉以委之是時楊國忠爲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與王鉞俱爲大夫鉞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他事召王大夫鉞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旣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輒反手據床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旣兼領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爲之解圖讖

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尙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爲爪牙。尙雍奴人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臥內。尙典牋奏。莊治簿書。通儒萬歲之子。孝哲契丹也。承嗣世爲盧龍小校。祿山以爲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十一載冬十二月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爲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爲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爲怨愈深。

十二載夏五月。阿布思爲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楊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

十三載春正月己亥。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卽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

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垪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己巳。加祿山左僕射。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安祿山求兼領閑廐羣牧。庚申。以祿山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兼總監。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爲武部侍郎。充閑廐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二月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三月丁酉朔。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坂。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國忠曰。此議它人不知。必張垪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張均爲建安太守。垪爲盧溪司馬。弟給事中垪爲宜春司馬。十四載春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章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遂巡不敢言。上竟從祿山之請。它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爲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

章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安祿山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尹圍其第。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祿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密報祿山。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昏。手詔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它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且曰。朕新爲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穩。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師。卽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尙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曾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卽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於范陽。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諸將皆引

兵夜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爲名。榜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轡，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翹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爲惡祿山者詐爲之，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釜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卽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翹見祿山，責光翹以附楊國忠，斬之以徇。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土門，忠志奚人。祿山養爲假子，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杲卿，思魯之玄孫也。丙子，斬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爲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爲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右羽林大將

軍王承業爲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衛尉卿猗氏張介然爲之。以程千里爲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爲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曠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丁亥。安祿山自靈昌度河。以緹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乘城。衆惱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爲節度使。守陳留。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殺無詖。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

留守李愬謂御史中丞盧弈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弈許諾。愬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愬。潰去。愬獨坐府中。弈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闕廡。使人執愬。弈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弈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愬。文水人。弈。懷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爲河南尹。封常清帥餘衆至陝。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怙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爲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祇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祇。禕之弟也。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爲名。單父尉賈贄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晤。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上議親征。太子監國。楊國忠使貴妃請命。事遂寢。事見楊氏之寵。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愬盧弈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驪山尉河內穆寧共斬道玄。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謁長史李暉。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

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弈將訾嗣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眞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齎敕卽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旣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旣死，陳尸遷除。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賊，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爲判官，蕃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解弛無鬪志。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眞定令賈深、橐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眞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洙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

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詣郡受犒賚。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履謙馮虔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井陘之衆。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馮虔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膺。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邺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抵。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漁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初祿山自將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肅宗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書令。高尚嚴莊爲中書侍郎。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爲河南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爲睢陽太守。兼

防禦使。濮陽客尙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霞爲衙前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顏杲卿使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王承業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爲衙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功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髡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甲子。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卻之。己巳。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真卿以李暉爲副。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訪使。史思明等圍饒陽。二

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番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視吾此衆，可敵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卽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卻，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太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南，逢壁度，憩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上以吳王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贲前至擁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擁丘，與賈贲合。初，擁丘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爲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於擁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贲得以其間入擁丘。庚子，潮引賊精兵攻擁丘，贲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贲衆，自

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蒲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因人朝奏之，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使人詐爲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丙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于代。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采訪使，真卿以張澹爲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尙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徒分兵

力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蓴就館復爲書說眞卿以爲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眞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蓴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二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眞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眞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眞卿不以爲嫌。眞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爲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卻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

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衆。犇趙郡。蔡希德犇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瑒。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恆陽。就食。安祿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督殺之。平盧遊奕使武陟劉客奴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諭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賈載齋糧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奴爲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爲平盧兵馬使。南陽節度使魯晁立柵於滏水之南。安祿山將武令珣畢思琛攻之。五月丁巳。晁衆潰走。保南陽。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垆薦夷陵太守號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爲太僕卿。以巨爲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晁。國珍本梓柯夷也。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賊聞之解圍走。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饒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恆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

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鎗歸營，犇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尙嚴莊，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尙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爲尙莊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衆，未更行陳，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尙莊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爲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卽召尙莊置酒酣宴，自爲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爲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上許之。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灊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灊上軍隸潼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關，白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爲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

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尙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輸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旣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破，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關外先爲三塹，皆廣二丈深丈，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衆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縻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

以東。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魯炁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爲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無效。乃囚諸苑中。潼關旣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谷防禦使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安祿山反。卽令副使崔圓陰具儲備以備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懼流涕。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號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爲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劍南節度大使。潁王璣將赴鎮。令本道設儲備。是日上移仗北內。旣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王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爲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門旣啓。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

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籥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柰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糲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舂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尙食舉御膳，以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卽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章見素聞亂而出，爲亂兵所擄，腦血流地。衆曰：「勿傷宰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

屢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頰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與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于衆。衆以爲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爲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旣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尙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鞶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旣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

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俶俛皆太子之子也。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蒼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餘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穀亦走。又斬之。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

是日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壬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爲六軍。使穎王璵先行詣劍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卽日以圓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爲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瑀。璠之弟也。王思禮至十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爲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爲隴右節度使。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招其部落。以思禮爲行在都知兵馬使。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爲西京留守。崔光遠爲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孝哲爲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垼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垼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竊猛。無遠略。旣克長安。自以爲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甫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山。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

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卽歛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爲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暹之族子涵，道之曾孫也。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甲子，上至普安。憲部侍郎房瑄來謁，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垆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爲相，而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卽日以瑄爲文部侍郎同平章事。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卽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卽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歔歔。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採訪使爲節度使，徙治

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爲之。以陳倉令薛景仙爲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爲天水太守兼防禦使。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衆。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爲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爲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爲都副大使。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爲之傅。充都副大使。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虢王巨等並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閣。惟璘赴鎮。置山南東道節度。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爲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爲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彙秩之弟兄。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列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綠山素所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搥揭其腦蓋。流血滿街。己巳。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上皇與語悅之。房瑁復薦之。卽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爲左相。渙玄暉之孫也。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

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爲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止。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厩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却之。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又擒斬之。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爲賊且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遠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千餘人來犇。己卯。至靈武。上以光遠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以震爲中丞。震。瓌之孫也。祿山以田乾真爲京兆尹。侍御史呂諲。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詣靈武。以諲器爲御史中丞。綰爲起居舍人。知制誥。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綰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慚。卽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敕改扶風爲鳳翔郡。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

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絕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絕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犇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媯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河北諸郡猶爲唐守。常山太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家國爲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爲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旣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珙之族兄也。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僞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犇博陵。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爲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致赦書。

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願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願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爲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爲戶部尚書。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襲大破之。殺獲太半。庭望收軍夜遁。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爲詔。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辛丑。史思明陷藁城。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旣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竅之心。卒致鑿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

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竄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郿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九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竄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倓入。則泌在府。泌入。倓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

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必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柁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上斬之。丙子，上至順化。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眞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專決於胸臆。諸相拱手避之。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赦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內慚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冬十月，上發順化，癸未至彭原。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

作推鹽法。用以饒。房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爲參謀。旣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爲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房瑄以中軍北軍爲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瑄自以南軍戰。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瑄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一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淇水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卽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度河南走。思明卽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以城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

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鷲巢于暮，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冒不絕口，以至於死。賊若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財賄，婦人皆爲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十一月，令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十二月，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期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木上，凍殺之。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饒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紮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

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才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救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二載春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旣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李豬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爲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爲。敢不敬從。又謂豬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以氈裹其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爲太子。尋卽帝位。尊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珣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旣得之。當

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壘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饒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搯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安慶緒以尹子奇爲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擅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二月戊子，上至鳳翔。郭子儀

自洛交引兵趣河東。分兵取馮翊。己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北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氣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安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兼領恆陽軍事。封嬀川王。以牛廷玠領安陽軍事。張忠志爲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軍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斬首五百級。安慶緒

遣兵救潼關。郭旰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度渭水。退保河東。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夏四月。上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等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玄孫也。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潘西。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饒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爲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山南東道節度使魯旻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

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晁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犇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晁拒其衝要南夏得全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甲子以子儀爲左僕射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旣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六月癸未田乾真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翻城來降乾真解安邑遁去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號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旣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棊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肌病不堪鬪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

棚闌鉤之所及莫不崩墜。巡以大木末置連鑠。鑠末置大鑕。揚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以張鎬兼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八月。靈昌太守許叔冀爲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爲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尙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亡兩騎。旣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旣拔。卽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爲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瑁爲相。惡賀蘭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以許叔

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戊辰。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千里收騎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爲特進。囚之客省。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爲。宴畢。卽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灃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爲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鄣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

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尙神速。何明且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灤水之東。百姓軍士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傅號王巨爲西京留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卽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旣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卽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郭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關

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爲賊所汚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恩，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壬子，興平軍秦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尙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吾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

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閻丘曉使其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并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己未。廣平王俶至曲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臯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願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成都使還上皇。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爲。數日後。使者至上。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制以瑒爲淮南節度使。丙寅。上至望賢宮。得東京捷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爲安成府。改元天成。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

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己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祇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繫之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彊昇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媿其心。以濟爲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樓。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爲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爲賊所污者。勿問。癸酉。回紇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上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爲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張鎰帥魯炅來瑱。吳王祇李嗣業李奂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己丑。以回紇葉護爲司空。忠義王歲遣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上之在彭原也。更以栗爲九廟主。庚寅。朝享於長樂殿。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

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卽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鉞、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虜從立功之臣，皆進階爵，加食邑有差。李愷、盧弈、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以張良娣爲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爲趙王，新城王僅爲彭王，潁川王儁爲堯王，東陽王傴爲涇王，僮爲襄王，倓爲杞王，偁爲召王，侶爲興王，侗爲定王。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以爲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過惡揚，錄瑕棄功，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不至而食盡，食旣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唯其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敬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是後赦

令無不及李愬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褻贈。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爲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柰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耳。」思明以爲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悉衆數萬迎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衆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等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日，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爲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萼攝恆州刺史，開井陘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爲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準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

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尙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譴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垆。死。上皇曰。均垆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爲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垆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九原。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垆爲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爲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爲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沉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齋粉寇手。何爲善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乾元元年。官軍旣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正月乙酉。敕盡停之。

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二月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爲年。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元皓，舉所部來降，以爲鴻臚卿，充河北招討使。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爲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使。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高於鄴市。凡有謀歸者，皆誅及種族。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辛卯，新主入太廟，上享太廟。張鎰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鎰爲不切事機。五月，罷爲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爲河南節度使。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爲太僕丞，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顏真卿爲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爲普安太守，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泉明爲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爲史思明所虜，裹以牛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爲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爲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閱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

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慚服。六月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已貶降者。續處分。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爲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思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說思明降唐。李光弼以思明終常叛亂。而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旣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帷其牀。伏二人於牀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爲節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薄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爲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玳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況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矜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召入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

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之。腦流於地。烏承玘犇太原。李光弼表爲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秋七月丁亥。册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乙未。郭子儀入朝。八月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爲中書令。光弼爲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爲事。其大臣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爲用。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總中外兵。乾祐懷戾好殺。士卒不附。九月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炁。興平李旻。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冬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炁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旣而與慶緒戰。僞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

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衆拒戰於愁思岡。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李光弼引兵繼至。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遙爲慶緒聲勢。十一月。崔光遠拔魏州。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爲魏州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爲三。一出邢洺。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賊勢盛。處崟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崟。處崟驍將衆所恃也。旣死。衆無鬪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爲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爲流矢所中。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爲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傳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牆麩及馬屎以食焉。人皆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旣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三百。而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卽散歸其營。諸軍人馬

牛車日有所失。樵采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炆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炆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犇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犇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犇缺門。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荐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弈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趨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度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禮至而軍焉。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爲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衆。還屯鄴城南。安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任公暫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

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窘蹙，不知所爲，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徧示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唁慶緒而不稱臣，且曰：願爲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敵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爲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卽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尙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辛卯，以荔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爲節度判官。丙申，以郭子儀爲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炁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炁慚懼飲藥而死。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立其妻辛氏爲皇后，子朝義爲懷王，以周摯爲相，李歸仁爲將，改范陽爲燕京，諸州爲郡。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爲鄭陳穎亳節度使，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八月壬戌，以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九月。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儀自白皋。周贛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爲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爲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爲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勞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嶧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乘炬徐行。部曲墜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冬十月丁酉。下制親

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自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衆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度，以備之。旣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旣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

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爲五臺府果毅，己亥，以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成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填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見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翳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

當之。惟貞請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颺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犇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願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瑣。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擊敗尙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爲右金吾大將軍。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爲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名李忠臣。發安西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十二月，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礪子坂，得馬六百匹，歸仁走。以伯玉爲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寧莎柵之間，屢破之。

上元元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三月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閏月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爲司空。己卯，史思明入東京。六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冬十一月，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竟鄆。

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十二月，尙節度使能元皓擊史思明兵破之。二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尙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藩漢勁卒，特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法，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戊寅，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史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光弼懷恩度河走保聞，魚朝恩伯玉犇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常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爲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旣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將兵爲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礪子嶺，衛伯玉逆擊破之。朝義數進兵，皆爲陝兵所敗。思明退屯永寧，以朝義爲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隅城，欲貯軍糧。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詬怒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須而畢。思明又曰：「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爲。思明在鹿橋驛，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

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俛首不應。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爲之，勿驚聖人。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誅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恐禍及己，不敢違。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廐中，自備馬乘之。悅僂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擒之。思明曰：亂者爲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曰：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囚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無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摯叔冀來迎。悅等勸朝義執摯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衆心未壹，遂縊殺思明，以氈裹其尸，橐駝負歸洛陽。朝義卽帝位。改元顯聖。密使人至范陽，敕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數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爲范陽尹，燕京留守。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爲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貶，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夏四月乙亥，青密節度使向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丁丑，兗鄆節度使能元皓破朝義兵。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爲滑鄭汴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降。徙屯杏園。度思明疑之，遣其將薛岌圍之。彰與岌戰，大破之。因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爲滑衛等六州節度使。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范陽兵破之。復以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太尉。

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秋八月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營。建子月。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史朝義。拔水寧。破澠池。福昌。長水等縣。建丑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絕。又爲奚所侵。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寶應元年。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丙午。戰于城下。又破之。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度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建卯月。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于申州城下。爲賊所虜。淮西震駭。會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史朝義圍李抱玉於澤州。建巳月。庚戌。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甲寅。上皇崩。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爲。遂城果毅開封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尙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爲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衆寡。遂徑趣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廷。回紇登里可汗已爲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敕書曰。先帝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爲丘墟。有輕唐之心。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衆至矣。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可汗請與僕固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

恩爲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遭兵荒。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洺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亦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度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冬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魏瑀爲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爲判官。給事中李進爲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爲適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適。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爲殿。自澠池入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陽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辛未。懷恩等軍于同軌。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衆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于橫水。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于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紇竝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衆。而賊陳不動。魚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填尙書谷。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佑等。承制釋之。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

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犇濮州，獻誠開門出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爲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度河，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衛州。朝義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走。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恆趙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嵩、楚玉之子也。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廷密爲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僞官者一切不問。丁酉，以張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統恆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當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鬪，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爲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爲善，擢爲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爲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於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犇莫州。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庭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去。承嗣卽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衆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今旣歸唐矣。豈可更爲反覆。獨不愧三軍邪。大丈夫恥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竝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旣食而去。東犇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李懷仙遣兵追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壬子。赦天下。改元。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冊回紇可汗爲頡咄登蜜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爲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卷第三十二上

劉展之叛

唐肅宗上元元年冬十一月。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

用。故爲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偃疆不受命，姓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爲亂。然展方握疆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峒，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爲都統淮南、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敕、舊、都、統、李、峒、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投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爲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爲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峒謀。解峒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膺。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犇廣陵，與李峒、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峒反。州縣莫知所從。峒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儂、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犇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暉將兵四千略淮西。李峒關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州。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峒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峒軍聞之自潰。峒犇宣城。甲午，展陷潤州。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將宗

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爲潤州司馬，丹陽軍使，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李暄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暄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暄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旻之棄城走。李暄犇洪州。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犇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爲潤州刺史。李可封爲常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旻屯餘杭。展以李晃爲泗州刺史，宗犀爲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陵。將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標陷濠州，王暉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暉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都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旣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度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度江。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

二年春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彊於石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州。溫晁據險擊敗之。待封脫身犇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暉。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等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

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州。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州。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帥衆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劉殷、許嶧等皆死。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嘏於淮南，嘏引兵東走。至常熟，迺降。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聞展死，悉以兵授張灋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灋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唐肅宗至德元載，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肅宗卽位於靈武，遣使召李泌於潁陽，謁見大喜。時事皆咨之。上以建寧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勸上用廣平王俶。倓聞而謝之。事見安史之亂。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閣中言曰：「鄰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

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爲先。倓不從。

二載春正月，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倓。倓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相閑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倓及李泌皆內懼。倓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倓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倓曰：先生去則倓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上嘗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柰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

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旣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曩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旣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常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旣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旣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冬十月。李泌歸衡山。乾元元年春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三月戊寅。立張淑妃爲皇后。張后生興王。召纔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決。

矣。庚寅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揆道玄之玄孫也。

二年春二月壬子。月食。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國口爲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卽行推按。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鞠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壬寅。制比緣軍國務。或宣口敕。處分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宜。並不得行。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自今一切須經臺府。如所由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僞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鳳翔馬坊押官爲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廐。敕監察御史孫鑿鞠之。無寃。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鞠之。與鑿同妻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鞠之。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

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曄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鑿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等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爲朋黨。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祗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上元元年夏六月甲申。興王召薨。召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召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卽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父等上樓賜宴。有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爲之作主人。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爲天下主。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四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

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輔國帥衆而退。所留侍衛兵纔尅老數十人。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玉壘。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溱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敢決。

二年。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秋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爲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上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

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建子月戊戌冬至己亥。上朝。上皇於寧西內。

寶應元年。建辰月。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庚午。以戶部侍郎元載爲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陶銳爲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戊申。華罷爲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建巳月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羣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務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爲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恆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廡。且以甲兵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恆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堯王儻。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敍上皇宴駕。

拜哭始行監國之令。戊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己巳，代宗卽位。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爲尙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以內飛龍廐副使程元振爲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十餘人皆流黔中。夏五月，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壬辰，貶禮部尙書蕭華爲峽州司馬。元載希李輔國意以罪誣之也。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尙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入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遣之。秋九月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內侍監。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爲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疾忌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伋上疏，語見吐蕃入口，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程元振旣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復令於江陵安置。

僕固懷恩之叛周智光附

唐肅宗寶應元年。初。回紇毗伽闕可汗爲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爲登里可敦。時徵兵回紇。以討史朝義。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爲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

代宗廣德元年。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門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義旣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爲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爲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爲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爲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貲。俾之上道。行至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爲彌縫。方得出塞。

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玢爲同羅所虜。得間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爲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瑒不顧死亡。爲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皆握彊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天下旣平。送之歸國六也。臣旣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至重。夙夜思奉天顏。但以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唯羣臣不忠。正爲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詞情。非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蒙蔽聖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阻。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爲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藏鳥盡。信匪虛言。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爲馬。儻不納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朝。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臣。臣卽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訴冤。遵慶爲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爲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爲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爲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爲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

二年春正月丙午。遣檢校刑部尙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

許。至是上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外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僕固懷恩既不爲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勣、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勣，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戊午，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丁卯，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其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衆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旣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曰：不然。此必衆潰矣。將拒之。其甥張詔曰：彼或翻然改圖，以衆歸鎮，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

而至。釋之不得已。納之。張詔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詔爲間。殺釋之。而收其軍。使詔主之。旣而曰。釋之舅也。彼尙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實於彌巖城而死。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暉。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戊寅。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夏六月。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勳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察其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旣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秋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辛巳。子儀發赴奉天。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爲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

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壬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丁酉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其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還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犇甘州爲沙陁所殺涼州遂陷。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大將尙結悉贊磨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刺之衆自西道趣盤匡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寧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大將張韶代領其衆別將徐瑣玉殺之范志誠又殺瑣玉而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上猶爲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

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直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日，斂衆還營。城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整屋，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皂，團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閣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因逐北至鄜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阮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冬十月，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

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軀，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左右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曷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隱，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縑三千匹。

會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會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尙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寔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上旣遣而悔之。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緡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

大曆元年春正月。周智光至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冬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爲汝反矣。叱下斬之。燔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

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栗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

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己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元載專權

唐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月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爲戶部侍郎充勾當度支鑄錢鑿鐵兼江淮轉運等使載初爲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

代宗廣德元年秋九月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冬十二月乙未以苗晉卿爲太保裴遵慶爲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旣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英倩全州人也永泰元年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賂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大曆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尙書顏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

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察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二月乙未。貶峽州別駕。

五年。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坐。恣談時政。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貲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由是不懌。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爲內給使。衣綠。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爲儕輩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在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彊笑曰。兒服紫。大宜稱心。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爲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

握兵於外以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爲上謀。徙李抱玉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爲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郾。號寶雞。鄆。整。屋。隸抱玉。與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爲虞。驕橫如故。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三月癸酉。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辨。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城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弊。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辛卯。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載有丈人自宣州來。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劉希暹內常自疑。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希暹死。上悉知元載所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

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卿勿以爲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六年夏四月。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珽凶險比周。離間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上益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細。

八年春三月。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妾弟侯莫陳愨爲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盧以知驛奏優。又屬邕擬長安尉。愨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狀。敕禮部侍郎萬年子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邵桂州長史。朝廷稍肅。

十二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曾有告載縉夜醮圖爲不軌者。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

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內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污辱。勿怪。乃脫穢襪塞其口而殺之。王縉初亦賜自盡。劉宴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取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括州刺史。載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夏四月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己。故炎及於貶。洄。滉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及英倩下獄。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

吐蕃入寇代宗幸陝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爲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鬪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僂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

二十六年春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爲威戎軍置兵一千戍之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丙申以崔希逸爲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內懷愧恨未幾而卒六月辛丑以岐州刺史蕭昊爲河西節度使總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爲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立碑事見吐蕃請和秋七月杜希望將鄯州之衆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衆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括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二十七年秋八月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隴右節度使蕭昊擊破之

二十八年春三月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遠敬宗之曾孫也夏六月吐蕃圍安戎城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彊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十二月金城公主薨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公主嫁吐蕃事見吐蕃請和

二十九年夏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冬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

天寶二年夏四月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擊吐蕃。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四載秋九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石堡城。爲虜所敗。副將褚誦戰死。

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將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爲之副。倨慢不爲用。翰搃殺之。軍中股慄。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曩者恐爲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

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使夫蒙靈詵累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礮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爲陌刀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爲阿弩越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卽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弟呼取出。繪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闔盡一矢。力修之。期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夫蒙靈詵怒。仙芝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

七載冬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八載夏六月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樁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譎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爲神武軍。

九載冬十二月關西遊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以難得爲白水軍使。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夏四月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爲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吐蕃贊普乞梨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

肅宗至德元載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二載冬十月吐蕃陷西平。

乾元元年吐蕃陷河源軍。

上元元年吐蕃陷廓州。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請和。

代宗廣德元年夏四月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之備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

于吐蕃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爲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于盤屋之西。乙亥，吐蕃寇盤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爲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澹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請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人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廣武王承宏爲帝，改

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爲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遣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爲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卽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旣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衆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澧水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爲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悉衆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爲京兆癸巳以郭子儀爲西京留守甲午子儀發商州己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爲

陝州刺史周智光爲華州刺史。吐蕃入寇，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伋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闕，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下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鬪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權寵無比。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爲鄠縣

築城使遂將其兵。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僕固懷恩反。秋八月。涇原奏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辛巳。子儀發赴奉天。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以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子儀聞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己未。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衆於當狗城。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冬十月。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庚午。嚴武拔吐蕃鹽川城。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逼奉天。京師戒嚴。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數十餘萬衆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劍南節度使嚴武以將軍崔旰爲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

大曆元年春二月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好於吐蕃。

二年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唐寺。九月。吐蕃衆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鎮奉天。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

三年八月壬戌。吐蕃十萬衆寇靈武。丁卯。吐蕃尙贊摩二萬衆寇邠州。京師戒嚴。邠寧節度使馬璘擊破之。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壬辰。元光

又破吐蕃二萬衆於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戊戌，京師解嚴。冬十一月，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爲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羈旅數遷徙，四鎮歷汴，號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及徙涇州，衆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趣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衆。

四年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五年秋九月，吐蕃寇永壽。

六年夏四月，吐蕃請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吳損使于吐蕃。秋九月，吐蕃下青石嶺，軍于那城。郭子儀

使人諭之。明日引退。

七年夏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

八年冬十月。靈州破。吐蕃萬餘衆。吐蕃衆十萬寇涇州。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于宜祿。瑊登黃蘗原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爲。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爲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于鹽倉。又敗。璘爲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謨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謨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邪。令謨等惶恐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原。且收散兵爲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却。旣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爲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常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旣破官軍。欲掠汧隴。隴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倚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殺數千人。虜遂遁去。初。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時吐蕃數爲寇。載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旣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鹽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尙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

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九年春二月，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

